

庭
立
記
聞

庭立記聞卷四

男梁田韓

或問元號略後漢世祖中元一號似當從傳志作建武中元爲是曰吾友諸藹堂亦嘗言之今已刊不及改矣藹堂云容齋隨筆卷六一則云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樅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宋苜公紀年通譜云紀志所載不全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通大同皆有中字亦是憲章其說亦見隸釋卷四又四筆內一則云文惠公作隸釋於此碑以前說爲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志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全爲惑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但其書出於近歲恨不

得質之文惠爲之惻然以石刻徵之則是四字號也又元號略注以紀年通譜從紀亦誤

又問元號略中滇逆吳世璠是三桂孫更有何證曰 欽定平定三藩事略詳矣又韓宗伯莢有懷堂文集平定三逆方畧序云三桂孽孫世璠康熙二十年十月授首蓋韓公時爲史局總裁也南昌劉健庭聞錄三桂逆子應熊於康熙甲寅在都伏誅丁巳僭號立應熊庶子世璠爲僞太孫安陸余慶遠維西見聞記亦謂世璠爲三桂之孫

俗以貧無兼僕者謂之苦獨力當有所本曰此滿洲語然非一奴一僕之說也韓宗伯集有德州避敗兵詩死灰不復今將軍餘燼猶假苦獨力自注滿洲家人之名

堯典象恭滔天未得確訓豈果有譎脫乎曰當塗徐位山管城

碩記一則云竹書堯十九年命其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其伯
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其工也帝問誰
順予事而驩兜美其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
與下文浩浩滔天全一義徐說似勝舊解

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
之字蹟見胡邦衡經筵玉音跋此語然否曰嘗讀韓慕廬宗
伯所作長洲劉先生龍光墓表敘先生尋親石滌艱苦之狀
與黃孝子向堅事相類中一段云先生父無懷公名廷爲明

益王長史順治乙酉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系圖篋
中自隨先生將到石滌其母管夫人聞篋颯颯有聲啟視無
有閉則復然一日母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
至時無懷公已歿一年矣觀此則祖宗一氣所感圖像其可

忽乎哉

司馬文正薨贈太師溫國公故後世稱溫公案隋煬帝時虎賁
郎將扶風司馬德戡與字文化及全謀弑帝爵溫國公旋爲
化及所殺奈何以贈文正曰此蓋一時失檢抑或出於儉人
所擬耶獨怪公休博通古書當日奚以不請改封號

問世俗傳包孝肅事大抵誕妄不經獨訊盜割牛舌之訟宋史
本傳載之蓋惟此爲真爾曰宋史穆衍傳衍爲華池令民牛
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
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兩事何以相類豈穆昌叔
效包公歟汪韓門談書錄疑史兩載非實

莊子齊物論螭且甘帶釋文引廣雅螭且蜈蚣也引爾雅郭注
似螭能食蛇腦引崔云帶蛇也引司馬云螭蛆好食其眼蜈

公食蛇未見驗証曰陸容菽園雜記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是甘者嗜其腦非嗜其眼也但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則不類蜈蚣矣

隋志有子夏易傳孔氏易正義引之可卽通志堂經解所刻者否曰崔秋谷嘗謂余曰子夏易傳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司馬貞稱劉向七略有之則其來古矣見唐會要李鼎祚集解亦引子夏傳則唐時猶存通志堂所刻完然無關顧李氏引者反無之疑非唐之舊也因學紀聞謂子夏傳張弧作攷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有卜子夏易傳有張弼解卜子夏易傳弼蓋弧之譌然畢竟是兩書今本乃弧之解傳而誤以爲子夏爾

弧著素履子十四篇援經据義實儒家流派未必有意作僞如此案漢書儒林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唐以前所傳者或彭祖之書今所傳者卽張弧之解傳歟

今鄉會試准小京官及學官入場餘不與也乃明史寧晉曹萬鍾鼎宣德初由鄉舉授代州訓導願授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入翰林爲修撰典史亦得入試且曹文忠兩中鄉試爲狀元豈非僅事曰明時與今例不全又鄉試不必定歸原籍常熟黃叔揚敘縣舉賢良授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亦見明史本傳又堯山堂外紀畢瑜爲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畢贈詩云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鹽

車未必困驂騑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聞子將杭士登科考張傑南昌人永樂元年任餘杭典史卽于是年浙闈中式舉人無爲汪有典史外武進吳鍾巒年五十八始敘貢授光州學正崇禎六年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皆非本籍也

唐太宗將征高麗謂諫者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八堯九舜何出曰韓子功名篇云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太宗語蓋出此又韓子難勢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五蓋篇又有十黃帝之語初學記帝王部引桓範要論云執難者衆雖九舜猶亂晉書地理志敘當八堯之禪舊唐書張廷珪傳十堯九舜未足稱

六朝人文集中每有十堯九舜之言皆本韓非子也

後書孔融傳九

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用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古人能預知亡日當是精於數學或先有朕兆曰靜則生明已獨覺之至誠前知想不外此理所異者能剋時日耳王獻之保母李如意墓磚志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茲土保母終於興寧三年二月以仲冬既望葬山陰之黃岡岡而輒出於嘉泰二年六月實八百三十八載與滕公石室三千年後曹娥碑五百年後之語相類興寧乙丑獻之年纔二十餘見金石萃編又姚牧菴集一事亦奇羣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云公諱節字子忠年六十忽不仕而樂礫石山水爲墅其間號蟄窟老人樹桑及他可材之木若干奇花珍果埒是惟樹松二十四不多益年八十三卒二十四松蓋

前計所止年也

論語八士朱註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當必有本曰四乳八子本漢包咸舊注而成本於春秋繁露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與周也至一母二字朱子又據皇侃義疏增之

清波門外有金元七總管廟是何神也曰康熙間錢唐徐紫珊撰碑記謂神元時人姓金名元七者神之行次總管其官也又引明宏治時李佑撰睦州建昌祠碑記言神姑蘇人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神助立祠祀之上聞勅封利濟侯見紫珊所著清波小志

杭城寶善橋之西有范明廟祀宋文正公仲淹馮景解春集以神爲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詳見梁書良吏傳以其恩施鄉

里故立廟祀之以爲文正公者誤而范明之稱不可解曰崔應榴嘗攷之亦非范述曾也其言云晉書顧衆傳衆爲義興太守起義師討蘇峻之亂爲賊帥張健馬流所敗保固紫壁或作柴壁誘有勸衆過浙江者衆不許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命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進討健退走曲阿然則茲祠之建實以明有捍禦鄉邑功也明特鄉之小民無字無官無謚故直謂之范明廟崔之言如此余以神名不可直呼宜榜曰范參軍廟然不能改也往歲與忠巷新建魯般祠余語之曰魯非姓般是名題額當稱公輸子祠里人皆笑而不從

曾見石刻十六字云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徧檢所出知是郭璞山海經不死國圖讚明張天如百三名

家郭宏農集有之而山海經刻本無圖讀何也曰景純注山海經并作圖讀刻者皆闕必當並刻乃全吳志伊廣注亦不備及盧抱經先生謂讀與經文時有異全道藏本全載圖讀於經注之後嘗取以校張氏本刊入羣書拾補中

唐皮日休嘗上書請登孟子爲學科智足以知孟子其立身自有本末乃新唐書逆臣黃巢傳謂巢用日休爲翰林學士舊書却無此言深竊疑之曰陸渭南辨之甚明其跋松陵唱和集云襲美當唐末遜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厯嘉祐間爲韓魏公所知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於巢賊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

後漢書蔡邕傳言邕死獄中年六十一乃獻帝初平三年事則
邕生於順帝陽嘉元年也曰靈帝光和元年邕上書自陳有
云臣年四十有六則數至初平三年是六十歲無六十一其
生在陽嘉二年也偽才冤死千古惜之

舊傳明王越試卷飛上天信否曰葉盛水東日記王世貞鳳洲
雜編並載其事云景泰辛未廷試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一貢
士卷爲風所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濟縣王越也入奏復給紙

卷或云墮於朝鮮次歲進還上悅擢越御史後越官至兵部

尙書兼左都御史封威寧伯卒贈太傅諡襄敏

明史本傳亦
言旋風颺卷

問宋南渡四大將韓岳偉矣張俊劉光世何以並稱曰姦俊無

足道劉乃劉錡非光世也宋史俊傳言之甚明而傳論又以

爲光世史臣之謬也吾謂南渡四將當數韓靳王岳鄂王及

劉武穆錡吳涪王玠許周生云開禧二年史官章穎表上南渡四將傳劉錡岳飛李穎忠魏勝也蓋皆不能遂其志

岳鄂王之諡當以何爲定曰宜以寶慶元年改賜忠武爲定其初諡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理宗賜諡忠武敕所云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也景定二年又改忠文則無人道之蓋敕封王爲太學士地故改忠文佐神張憲等六人封侯亦皆用文字

西湖岳廟有宋高宗紹興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賜鄂王手敕墨蹟爲岳氏後裔緘藏或疑贋作豈以倦翁金陀編不載故歟曰倦翁搜訪未盡而別出於異代者固多有之如三希堂法帖所刻盛秋一敕亦金陀編未及也攷王母姚魏國太夫人以紹興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四月初九日丙午詔起復

王三上章乞終制累詔趣起此敕署五月二十八日乃批答
第二劄子故有連請守制及何必過奏等語檢王文集乞終
制第三劄子首云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尙書省
劄子奉聖旨不允今月者六月也相隔止三日爾可以互證
北盟會編建炎四年五月岳某與劉經合軍戍宜興岳領兵往
建康經欲殺其母妻而并其軍岳令姚政圖之遂殺經此事
宋史不載疑非實曰事誠有之但非王遣人殺之也金陀粹
編載王夫人李氏遺事云在宜興日先臣嘗召至行在部下
謀叛夫人得之不言一日會諸將于門卽坐告之捕斬叛者
一軍肅然夫人名桂字孝娥封秦國夫人晉封楚國

明錢士升南宋書岳某本傳謂岳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故
妻流隨淮卒韓世忠上聞欲令迎取岳奏言臣渡河日以老

母屬善事不意棄姑更嫁臣切骨恨之別送錢贍其貧不欲
迎也所說不知何出曰此語誕肆殊甚卽有所本亦烏足信
案岳珂行實編年云夫人奉姑有禮度能籌理軍事王出軍
必至諸將家撫其妻子以恩結之得其歡心王母歸自河北
有痼疾遇出師王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冒罰自妻
始建炎末王辭通秦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
路一重難任使王見夫人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嬪妃在北
方尙多窶乏汝旣與吾全憂樂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是夫
人奉姑來南與王相得無間審矣天定別錄載孝宗復楚國
夫人告敕曰柔潔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妒之
愆居患難不改幽閒之操閨門遠徙閱歲屢遷眷念前朝旣
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敘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

子孫並仕願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尙識大恩之所自是夫人閭德懋著嶺海言旋身享復封之榮也王無姬媵五子二女皆夫人所有從宋迄今配王廟食靈貌凜然士升乃敢誣之耶余重刻王文集於年譜中附辨焉

宋史於忠武王本傳言五子雲雷霖震霆而雲傳又稱爲養子何以岐出口養乃長字之譌徧攷當日御敕省劄及王奏牘皆無養子之說且岳氏舊藏世系圖云王十七歲生雲確鑿可徵故復官耐葬唯雲爲然史亦獨雲有傳雲字會卿又世系圖言王一女卽銀瓶案孝宗初元岳飛孫琛補官指揮云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岳飛孫琛並女安娘夫特與補承信郎安娘夫高祿則王有二女安娘乃銀瓶之姊也銀瓶耐祀王廟始於元至正中見杭州府志

南屏山磨崖家人卦及樂記中庸武林舊事以爲唐人書後人
誤添刻司馬溫公李敏達西湖志謂溫公父司馬池知杭州
時書未知孰是日皆非也朱竹垞南屏題名據宋鑑定爲溫
公極確余案廣西融縣老君洞有溫公八分書家人卦碑後
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此於家曾孫備因倖融水謹摹
刻於郡南老君洞之石壁紹興十有九年歲在屠維大荒落
重午日記語出於溫公會孫灼然可信蓋家人卦公不一書
南屏石壁亦是後人摹刻也

五世祖墓在桃花港所祠土神乃宋忠臣金祝二公二公之塋
去祖墓不數武而靈衛廟實祀朱金祝三公未知朱公墳有
可考否曰明人夏寶廟志據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十二月
錢唐令朱公蹕戰歿於獨松關

不言其葬處
人每傳疑

尉曹將金公勝

祝公威戰歿葛嶺鄉人收葬於錢唐門外陽雲洞之右立祠
私祀之迨淳祐十年賜額靈衛景定二年封金忠佐侯祝忠
佑侯至咸淳二年始封朱顯忠侯位居中是封號設像又後
於金祝二公也寶稷山顯功廟祀忠翊侯岳公据其死事亦
在其時

他日讀宋張守昆陵集朱公墓表始知歸葬
安吉與三夫人合窆又訪之朱氏後裔益信

臨平斗門橋有申將軍廟宋末人碑謂爲申包胥而咸淳臨安
志云父老相傳是申明父白公亂王命明伐之白公殺其父
後人立祠不知申明何人春秋傳無之曰明必鳴字之譌所
祀者當是申鳴故稱將軍非其父也申鳴事見韓詩外傳卷
十及說苑立節篇

左傳文十四年夫已氏餘姚邵學士晉涵云齊桓公內嬖如六
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說

亦新曰學士誤記爾密姬次在五非第六也杜解夫已氏云猶言某甲顧亭林云猶彼已之子

易說卦爲耳痛疏云聽勞則耳痛可有出否曰此語甚精必是古諺晉書載記石勒母所謂作勞耳鳴也詩旄王箋云人之耳聾恆多笑亦妙今俗尙有此言

衛風刺淫亂之詩云雉鳴求其牡注謂求非所求疏謂求其走獸之牡非其耦也不知是何獸曰雉性耿介其交不再似不得以比淫人而詩云爾者蓋雉每與蛇交其精淪入于地久而成蛟是之謂求非所求以比淫亂之人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陸萊仲云月令雉入大水爲蜃埤雅以蜃爲蛟屬晉武庫中有雉張華謂必蛇化視之果得蛇蛻述異記江淮中有獸名能音耐蛇精所化冬則爲雉春復爲蛇則求牡指

蛇無疑

馬援平交趾立銅柱於林邑南以表漢界事見寰宇記今尙存
乎日不可知也唐元和間張舟爲安南都護修援銅柱見柳
州所作墓誌則唐中葉尙存矣晉天福中學士李宏舉撰楚
王馬希範溪州銅柱記有云烈祖昭靈王平徵側于龍編樹
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
年可補史所未備吾聞伊犁又西爲鄂羅斯有堯時銅柱上
鐫寒門二字相傳西域人死者魂歸於此如秦岱然陽湖洪
編修亮吉自戍所放還有詩云詎留齒髮歸銅柱眞戴頭顱
入玉門堯時古蹟僅見

古稱敏於記覽者五行並下十行俱下六抵自上直看非橫看
也曰崑山徐大司寇乾學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徐

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
遂盡舉其辭矣大驚以爲絕才無對則亦有能之者

見韓宗伯奏所

作徐公
行狀

問藥料中猴經是何物曰李心衡金川瑣記云獨松汎之正地
溝山高菁密巖洞中猿猱充牣土人攀懸而上尋取所謂猴
經者赴肆貿易多至百觔牝猴天癸可治婦女經閉本草所
不載猴洞深處羣牝經水堆積雖出外數十里臨期必歸原
處就之未嘗輕擲物性如此

古者孔廟皆設像明嘉靖時始易木主諸賢之貌無徵隨意所
設自不若木主爲得至夫子之容載于史傳于家不難以形
求肖何不專設之尤足令人起敬乎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
則岐矣嘗讀元姚牧菴汴梁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

莫覺其非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善惡
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
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全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
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
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來不恭於一
時是邦如是孰必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
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溺習已然若何而變學禮之臣
必有能議者則嘉靖已前亦曾言及此

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說已指其非理

停喪不葬律有明禁而士大夫家有累數年數十年不葬者有
累數世數柩不葬者案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
祖父未殯葬不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内外文

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
之長不得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卑幼在下者不在
此限今若援斯例疏請於 朝著爲令甲或可少挽敝俗歟
曰先哲嘗有此議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准應試仕
宦不准補官則人自當速葬矣乃世有終身不應試不補官
而不盡惑于風水亦非窘于財力漠然弗恤聽其祖父之柩
朽裂敗壞若不聞不見然又將何法以治之噫天下多忍人
其心蓋已先祖父而死也

大清律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

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

產育妖異史志中多言其咎恐牛出附會不盡驗也曰沴戾所
感不必定驗而亦有無關徵應者鄭仲夔耳新述一事云隆
慶間武林一婦人游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產一毳

其家縣之簷前適安南國人經過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異矣

嘉慶甲子之秋四叔父赴廣東博羅縣任舟過江西夜泊吉安城外時九月朔日也忽見金龍十餘丈游舞空中光照如晝天碧無風雲而星大若碗良久乃沒此異事也曰史傳多有之惟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載一事尤怪世宗大定六年

宋孝宗乾

道二年

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月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

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木蘭歌雄兔脚撲索雌兔眼迷離兔固有雄雄也則舊說兔純

雖無雄望月而孕妄矣曰此亦猶爭鶴無卵生之說也李紹
帆金川瑣記云雄鬼陽有二具與他獸異則前人未言及此
柚之大者俗呼若泡音當作何字曰謝肇淛五雜組字作拋以
爲大柚則明時已有此名然字書無拋恐是俗寫

律禁娼優隸卒不許應試入仕則今之有親族隣里甘結者果
皆清白無濫乎曰人數衆多勢難一一稽察冒混恐不能免
北齊後主寵樂工曹妙達安馬駒至封王開府唐高祖以舞
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且以唐太宗之賢猶超授樂工王長
通白明達官爵馬周疏諫耻與比肩何論其他元制樂工爲
雲韶大夫職四品王鳳洲雜編云以櫛工至太常卿者洪尙
觀也以皂隸至布政使者蔡春王興宗也流品之雜自昔然
矣

元仁宗以教坊使曹咬住爲禮部尙書
見元文類彙集平章政事張珪墓志

鄭司農地官保氏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
朝廷之容濟濟跄跄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
仰疑制切車馬之容顛顛堂堂何以與禮記玉藻少儀異曰當
應別見古書賈公彥謂先鄭以意所釋恐未然

左傳文十八年四不才子杜以驩兜其繇實之而縉雲氏之不
才子獨不言是三苗何故曰此政杜自納敗缺處三苗非縉
雲之裔若以饗饗當三苗更說不通遂略弗及爾蓋堯放四
罪舜流四族判然兩事後儒解經未曾參檢徒見人數之全
並有四凶之目因併爲一案認爲一時而不知其不可合也
予於史記志疑中辨之高誘注淮南修務以三苗爲渾敦窮
奇饕餮三族之苗裔尤爲臆說

三年之喪鄭康成據間傳以爲二十七月自宋武帝永初元年

循用至今而王肅據檀弓喪服小記三年問公羊閔二年傳以爲二十五月蓋本於陳忠

後漢書陳忠傳先聖制服二十五月

所少僅兩月

爾至唐王元感有三十六月之論爲張東之所駁元感亦必有據曰其說殆本公羊公羊文二年作僖公主傳云譏欲久而後不能也何休注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卒竟王說起此矣東漢濟北孝王居父喪二十八月猶未除朝廷嘉焉禮疑從重喪易寧戚世固有過而行之者唐時駢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遵經之制至文宗始革之見唐書杜棕傳

宋會要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服五十四月詔許之然則服不皆通持歟曰今制亦不通持服月日準後計算但宋史孫冲傳云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是前此服皆通持後改之也

孟子王子母死其傳請數月之喪朱註引陳氏仍趙岐謂厭於
嫡母不得終喪其義如何曰閻百詩已糾之矣嫡母二字改
作齊王便無語病蓋厭降之義繫父不繫嫡案禮諸侯之庶
子於所生母練冠麻麻衣練緣既葬除之厭於父也父卒乃
服大功若庶子爲父後者服緦雖父歿亦不服大功大夫之
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歿齊衰三年士之庶子父在服期
父沒三年庶人無厭父在亦三年唐以後無論父之存亡不
分貴賤皆齊衰三年至明太祖孝慈錄成改爲斬衰三年而
豈關乎嫡母哉禮記孔疏嘗有厭嫡母之謬說陳耆卿仍之
耳

左傳僖廿八年鹽其腦顧亭林杜解補正引范守已云鹽者苦
鹽之名當是以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訓

爲寔非此言是否曰范說似曲杜氏必本於服虔未可非之
詩王事靡盬毛傳不堅固也方言盬且也又雜碎也玉篇盬
姑也盬字之義豈獨盬乎

魯頌翦商毛引爾雅訓翦爲勤近時陶元淳徐文靖翟灝從之
楊慎又引說文謂當作戡商未知孰勝曰諸解雖皆有據似
仍依毛傳爲允蓋此乃史克作頌之謬非釋詩者過也郊禘
僭禮尙侈談之則其誇詡太王何怪然亦祇推原功德之言
猶書稱肇基王跡爾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
得毋厚誣古人乎當日避狄遷岐救亡未暇不能翦狄敢云
翦商況商猶全盛豈太王妄起非望哉

吳爲泰伯之後伯爵論其班宜先于魯而春秋外之與楚等書
曰吳子說者謂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或云時王所黜猶

滕薛杞之降侯而稱伯稱子或云周衰未必能貶降列國當
是朝覲貢賦之屬寧自降其禮如子產爭承之事將奚定曰
春秋以前吳未通中國何故爲時王所降卽或降之閭閻夫
差之世日益盛強未必不復其舊爵而黃池之會尙稱吳子
蓋地居蠻夷雖大曰子豈因其僭王而降乎吳方欲與晉抗
衡安肯自降其爵不得以鄭爲比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仲雍斷髮文身本不全於中夏若云泰伯之後班宜先
魯則自有虞仲之國在武王因仲雍之後業已君吳遂別封
吳君周章之弟於中土而爵以上公之尊其加隆泰伯至矣
荆蠻之吳何恤焉此諸藹堂說

論語正名集註圈外引胡氏謂必將廢輒立郢夫衛君方以政
授孔子而孔子便欲廢衛君似於情勢不協曰此謬說也何

足問朱子云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
正名爲先詮釋甚確蓋衛輒當日於稱名之間直以靈公爲
父如後世取孫作子與父並行之類族系亂而昭穆乖自宜
亟正之漢書藝文志名家序古者名位不全禮亦異數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王莽
傳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父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朱
子亦用漢人舊訓耳然則馬融解爲正百事之名鄭康成以
爲正書字皆非歟曰此當別論禮祭法黃帝正名百物馬說
所本穀梁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鄭氏所
本其後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
鉉字辨隋書經籍志俱引孔子語殆遵鄭說而於此章言衛
君似隔

千字文律呂調陽曾見別本呂字作召當何從曰呂字誤召與
閏餘對宋吳垌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
十之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入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呂調陽
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智永名法極逸少七世
孫

元史董博術傳董老爺語知俗稱始始於元曰老爺者尊大之
稱猶大范老子宗爺爺岳爺爺之類岳珂金陀續編述楊么
事云鼎州妖巫鍾相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相被擒
其黨楊么等率妖徒與鍾老爺報仇則宋時已有此稱矣又
世俗多稱廟神爲老爺宋末亦然金石萃編載金大安二年
磚刻云老爺感化趙門白氏捨地建廟

品服用補子起於何時曰汪韓門綴學攷之最詳謂服之花樣

定於洪武二十四年而以本等花樣爲補子自嘉靖七年始
仍用至今若劉若愚蕪史稱官眷內臣臘月廿四祭竈後穿
葫蘆景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朔五毒艾虎補子七月七
鵲橋補子九月四日重陽景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則又
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爲之耳今輿夫用海馬補子取善走也
迎春東郊有一人扮春官穿菜補子取生意也當亦有所始
鄰有孫氏年近七十以誦經致疾卒論者謂其傷在氣然乎曰
此一定之理也嘗讀姚牧菴集記其一事云懷之西堂德公
僧之巨擘焉年百十一方百三時尼白姓與全齒日夕誦浮
屠言德止之曰人恃氣以生今老而衰已不能充乎五內而
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爲之止彼猶以此戒其
徒況非浮屠者乎

江以南每夏秋之交屢受蛟患當蛟水大發田廬漂蕩無歲無之古有伐蛟之令後世不講故瀕遭其害未審伐之法如何日月令伐蛟注但言有兵衛而已惟陳文恭公宏謀訓俗遺規伐蛟說備述徵驗攻治之法其略云雉與蛇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積數十年卵大如輪其地雪不存草不長鳥雀不集土色亦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沖霄卵既成形聞雷聲漸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未起三月前遠聞如蟬鳴悶在手中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卽出其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二三月間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預以不潔之物或鐵及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

燈可以避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此說得於經歷之故老鑿然有據也

客言試題不可出熟擬人自讀全經曰但視其文之優劣何必論題之生熟李肇國史補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此說甚通

或傳 國初鄉會試榜前當路得薦名士一二人於主司未知真否曰此誤傳也宋初仍五代故事每歲知貢舉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號爲公薦然去取不能無私故太祖乾德元年卽禁止之

嘉慶丁卯鄉試中丞清公以我大父名 上蒙 恩晉秩重宴

鹿鳴大父時年八十有五前此歷科赴宴者曾奏達否曰吾
浙前此康熙至乾隆凡有十次俱本家呈請大吏至期赴宴
從未奏達乾隆己酉 恩科雲撫譚尙忠奏石屏州舉人前
任四川縣令賽璵年九十二歲請重赴鹿鳴宴奉 旨賞給
進士俟年屆百歲著該撫奏聞再降恩旨是科順天府尹奏
徐公績漢軍翁公方綱大興湖南巡撫奏羅公典湘潭重宴鹿鳴中
丞因亦具摺入奏蓋遂成故事矣中丞之入奏也奉 上

諭曰據清安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
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鳴筵宴一
摺梁同書係屬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
垣歸志林泉壽臻耄耄茲屆周甲賓興再逢禮宴洵屬科名
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加恩賞給翰林院

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嘉惠耆臣至意欽此徐
翁二公皆加頂帶一級獨吾父優加學士誠異數也具呈乞
中丞代奏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某呈爲恭
謝 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大比之期距乾
隆十二年某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恭承 大中丞
以科名盛事破例 上聞特蒙我

皇上念綸閣舊臣推 恩下逮於九月二十三日奉到 諭旨
敬錄至 欽此卽於次日恭詣 萬壽宮叩頭謝 恩訖竊念

某世受 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兩
充分校入闈以病告歸三度祝 釐赴 闕無健飛之翮翻
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顧長願爲太平歌詠之民寧復
有非分 恩華之想迺今 錫之禮宴 寵以清階俾蓬藿

餘生重沾 雨露桑榆晚景益被 光華里黨傳爲美談士
林詫爲榮遇唯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 殿廷遙望 九重
蟻忱莫達用抒寸牘葵向難名爲此具呈伏求代奏不勝感
激欣幸之至又有卽事書懷四律其一云姓名何意達 天
闔白髮重新拜 寵光使者漫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
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 去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
枝今日不齊芳 先司空公亦於
是年登順天榜其二云已分西湖作釣徒帽
箱綬笥久模糊公裳黥檢煩朋舊籃輦蕭疎笑僕奴流水再
經人面改夕陽縱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
老夫其三云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生早荷 主恩偏不圖
舊籍蓬山上又傾新班閤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
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 聖度其四云前賢

十度賦嘉賓

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燾甲午萬承式附

克鎬已酉吳嗣富乾隆乙卯附丙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

辰恩科馮浩戊午顧光范崇聚

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
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升平一時戚友以詩來
賀者甚衆不能盡錄

杜工部自言老去漸於詩律細豈前此猶未細乎不知如何方

是細曰富平李天生云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其一紐者

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老

杜必隔別用之無疊出之字他人不能也此天生先生之獨

見從未經人道是亦細之一端朱竹垞嘗驗之惟八首有疊

用字後得宋元舊雕本及文苑英華校之乃知今本之非合

之天生所說入詩無一犯者

見竹垞寄書

查德尹書據斯義以勘杜詩各

本異字凡言一作某者皆可按韻而審定矣

吾杭俚諺多可集爲對偶宋周遵道豹隱紀談已有之七修類
槩野獲編談槩栗齋詩話亦各載數聯近時翟晴江輯通俗
編多至數百句天生精妙古人不足述也吾翁向年與客聚
坐嘗互相拈舉爲戲皆在前人已對之外田不能盡記略筆
於此 擺架子撐棍兒 槌釘子裝涼兒 四眼狗三腳貓
露馬脚拏鵞頭 掉花鉞撞木鐘 衝頭陣開後門 敲
邊鼓打蠻槌 喫白食捉清盆 紮硬寨守老營 洗耳朵
打嘴頭 放慢線拔短梯 錯剪柳斜插花 挂炭節拖油
瓶 背娘舅馱姨夫 倒竈鬼炒家精 吆二喝三差七纏
八 對樹剝皮隔韉搔癢 獸打豕兒答步蠻子 豆腐公
子芝蔴官兒 大嬾使小嬾輕拳復重拳 一代管一代見

家識見家 五祖傳六祖小巫見大巫 七歲養八歲大蟲
喫細蟲 前客讓後客人家是天家 行客望坐客婆兒衝
老兒 寶老兒告坐鐵將軍把門 雞子搥石子釘頭對鐵
頭 眼睛裏出血腳底下搗油 毛脚新娘子狗臉親家公
和尚拜丈母太監想老婆 師姑曬衲子外甥打燈籠
癩龜敲牀脚老鼠箝菜頭 皮毛上刮屑腳底下搽油 偷
狗出叉袋牽牛過紙橋 竈山上跑馬筆管裏煨鰱 烏龜
上石塔老鼠箝菜頭 太歲頭上動土宰相肚裏撐船 喫
黑飯護黑主打官鼓募官旗 問著郎中便有藥賠了夫人
又折兵 喫了砒礪藥老虎頂只石臼跳魁星 騎牛自有
服牛法死馬當作活馬醫 三箇兒子六隻手一般父母兩
條心 拳頭上立得人起棺材裏伸出手來 肚皮翕到背

梁上眼睛生在額角頭 左手接來右手去 上身容易落身
難 閒時做了忙時用 急行趕過慢行遲 過得一日是半
日 有了千錢想萬錢 天公看得箬帽大皇帝 也有草鞋親
老虎嘴裏奪食喫 強盜頭上撮網巾 陰地不如心地好
這山望見那山高

傳奇王娘子投崖舍身事果可信乎 曰蓋有之矣 予讀魏叔子
吳孝子傳云 孝子吳紹宗 字二璧 建昌新城縣諸生 父道隆
病十餘年 醫藥無効 孝子刺肘血書疏 將謁撫州崇仁縣太
華山 捨身崖 自投代父死 獨行至山上 默禱焚疏 歘然投身
崖下 道士使人買棺往殯 自山頂至崖下 路迂折四十里 而
殿上道士奔崖所呼 衆人言吳秀才方在神座下叩頭如故
衆走殿上視之 果然孝子之投崖也 立空中不墮 足下有白

雲起遙望石門上一大孝字俄見三神人命之曰吾左側石
有仙篆九十二畫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病且延年
矣更授催生治病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
殿上如夢中也時萬歷丙午孝子年二十疾歸書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
香氣旬日父大愈康強善飯年九十終萬歷戊午正月也觀
此則神亦靈矣哉王娘子事政相類又王阮亭池北偶談順
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巔
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爲仙及墜地則一童子也驚問
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殞身續母
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嚴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
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西湖西泠橋側有古冢相傳爲蘇小小墓乙未之春方伯徐公

恕立碣表之樂府何處結全心西陵松柏下註云錢唐妓南
齊人唐以來吟咏甚衆率以爲錢唐咸淳臨安志春渚紀聞
武林舊事輟耕錄周紫芝集俱謂其墓在錢唐而武林紀事
言宋有蘇小小錢唐名妓蘇盼奴之妹容色俊麗工詩詞後
歸趙院判然則兩蘇小矣曰武林紀事所載乃小娟之譌非
小小也吳地記晉妓蘇小小墓在嘉興縣前今嘉興縣南有
賢倡巷劉禹錫送裴處士詩嘉禾驛後連牆住踏芳共登蘇
小墓徐凝嘉興逢寒食詩惟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
灰羅隱蘇小墓詩魂兮攜李城猶未有人耕元張元弼詩香
骨沉埋縣治前又李義山送李郢至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
否紫蘭香徑與招魂杜牧之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
蘇小宅房花正開黃滔寄蔣先輩在蘇州詩冢上題詩蘇小

見江頭醉酒伍員來蓋生于杭游于蘇而葬于禾中也言墓
在杭與蘇者恐不足信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最天斜
與餘杭形勝楊柳枝詞諸作言錢唐人異疑揚乃杭之誤七
修類彙所攷未審魏善伯跋蘇小小詩詞云宏治初馬浩瀾
題詩湖上三橋明日有召箕仙者至既成一律署云蘇小小
和馬先生湖橋首唱小說載司馬才仲事有妾本錢唐之詞
蓋一致也當運筆時人曰請題大名書曰不大問何不大曰
小何謂小曰小小風致傖達千載如生

明末左良玉驕恣債事垂老逆終無足稱述獨其傳檄討馬士
英一事雖由私忿頗快人意未知其檄若何曰秀水李奇生
勺錄載此檄明史只載請斬士英疏檄文從畧漫記之檄曰
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遂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僞妾作妓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神器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瞞俗俾工民重足寒心本因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因衆願而立主乃事事拂民之願何由莫麗羣生幻蜃蔽天妖墓障日竄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飾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托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樵李會稽妙選之旨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

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燄燄木與波羣小充斥
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崖谷全已者罪全夸虜行列豬猡如阮
大鍼張孫振袁宏勛等數十巨憨皆引爲羽翼以張殺人媚
人之幟異已者德竝蘇黃才炮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
圖等數十大節皆誣之朋黨以快庖如蛇如之心道路有口
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
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
若鮑魚蓄而日羶若大水熏而愈烈放崔魏之疾狗遽敢滅
倫收聞獻之禍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
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
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况皇嗣幽囚列祖
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向風之士咸思搽

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
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
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
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賊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
憶裴度閉邪之語肅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計自平倘左
右克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仝仇申明仁
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
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
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竝告先帝揚此
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原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儻
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受奸人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
藩一腔熱血誓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

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故敬布
苦衷願言其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全
心尙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
于僉王大明朝十五國仗義之心正宜暴白于忠魄速張殪
虎之機勿作逋猿之藪然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
椒盈八百國士盡快中外甘心謹檄山陰王思任以九江僉
事罷歸乙酉五月福王奔蕪湖士英奉太妃走浙江思任上
書請斬士英復致書責之末云閣下欲來奔吾越吾越乃報
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
馬以拒閣下士英接書愧憤不敢答見汪有典史外可謂嚴
而惡矣

越得諸暨苧蘿山采薪之女曰西施與鄭旦並進於吳王事載

越絕吳越春秋而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管仲時何知西子豈古有西施苧蘿之女取以爲名歟吳亡之後或傳其從范蠡去杜牧杜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是已或傳其歸于家宋之問詩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是已然皆莫詳所出曰續郡國志會稽郡餘暨縣卽今蕭山劉昭注引越絕云西施所出則非諸暨人矣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閭百詩有詩紀之見潛江劄記卷六又毛西河辨西施爲蕭山人甚詳其九懷詞載宋淳熙中敕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唐人已西施廟詩至管子多後人屢入不足爲據也攷墨子親士篇西施之沉其美也西溪叢語引吳越春秋吳亡西子被般楊升菴集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然則吳旣滅而西子亦死

於水矣故李商隱景陽井詩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

西施皮日休館娃宮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

伍員之死盛以鳴夷范蠡去越號鳴夷子皮杜牧遂誤以子

胥爲范少伯耳若宋延清還舊都之語是詩人隨意造事差

無故實奚其信

唐范攄雲溪友議載王軒泊舟苧蘿山題詩

謝日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

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尤屬妄誕雖然西子可謂

不負故主哉夫差越之讎也伍胥越之所忌也西子爲越復

讎與伯嚭內外比以蠱夫差又爲越翦其所忌而殺伍員身

居吳而心在越西子之心猶越君臣之心也夫身爲吳王之

如寵冠後宮坐則全席出則全輦豈不欲國祚久長共享安

樂乎誠不敢忘故主之託新恩雖厚舊義莫違固與夏喜殷

妲周褒晉驪有異焉者吳亡越霸西子宜受上賞乃不惟論

功弗及德以怨報沉之于江君子謂句踐於是乎失刑矣烏盡免死之餘遂使魂逐江胥冤偕種相詎非難與處安之一證耶後世爲西子立廟蓋哀而表之也

王制羸股肱羸肱猶可羸股可乎曰脛本曰股故鄭注以出其臂脛釋之非髀也執技之人惟角材力豈習雍容之度乎

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曰太祖從妹夫隱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宋奇之封何以不見於范史曰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亦失載攷范史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鄴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鄴父子並被誅則隱彊侯必后兄弟行也

今俗有乘凶而納婦者謂之忽親亦謂之拜材頭最爲悖禮豈古曾行之乎曰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爲婚嫁者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父居父母

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元史王都中傳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可見元以前尙諱而不行也

說文莠字解云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樂府漢宋子侯詠董嬌嬈云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或古有成言歟曰無量壽經言天宮寶樹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蓋先後襲用之

近年已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以其便也似非善事曰此亦俗之一變也友人陳仲魚孝廉風俗論一篇切中時弊其論云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欲從而變易之非徒禁其奢已也尤必先去其邪末處之彫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

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
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
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
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
洋畫曰洋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
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
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彼外洋之物視內地之物
或數十百倍夫以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
者觀之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
不敵衆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
洋物之是求一家之中自堂室以至器用無非外洋者矣一
人之身自冠服以至履舄無非外洋者矣其始達官貴人尙

之浸假而至于僕隸輿臺浸假而至于倡優婢嬪民間遂徧
行焉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至積儲空
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
適遇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
之珍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
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憫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所
尙利之所在故也然民間猶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始之
服用每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所害吾不知其何心
昔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全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
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尙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
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

經曰不自安魏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之處世以身率物移風易俗雖尋常車服之盛猶使人不敢過侈若此况奇邪是尙相沿成習而奢之又奢耶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又曰關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政所以維持風俗耳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嚴之則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旣久去邪反正儻見有用外洋服物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已之財干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仲魚又有官方吏治二論極言官邪吏弛之弊通達透快皆有關世道者也

爾雅釋親長婦謂穉婦爲娣婦穉婦謂長婦爲姒婦語意甚渾

郭注但言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而不詳娣姒相呼若何世俗以夫年之大小呼之果是否曰不然儀禮喪服傳娣姒婦者弟長也賈公彥疏云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大小之事也孔沖遠左傳成十一年疏云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不知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云女子仝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仝出謂俱嫁事一夫事一夫者

以已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又昭二十八年疏云長爲姒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賈孔兩疏最爲明晰俗稱之誤可知矣

內外兄弟之稱古今不全何歟曰儀禮特性饋食禮洗獻內兄弟于房中注云內賓宗婦也疏云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也喪服傳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疏云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是稱內兄弟有二矣女與男全獨不聞稱舅之女曰內姊內妹也而亦有以舅子爲外者如宋書隱逸傳宗炳母師氏外弟師覺授是也又有以妻兄弟爲內者如顏真卿家廟碑祖昭甫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育舅殷仲容氏是也喪服傳姑之子注云外兄弟也疏云姑是內人以

出外而生故也女與男全故姑之女稱外姊

見左昭二五年注稱外

女弟

見柳開河東集柳訐事墓誌銘

左傳成十一年魯聲伯之出母嫁齊管

于奚生二子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

全母異父爲外兄弟也山堂肆攷云兩姨之子爲外兄弟然

所見讐籍但言姨兄姨弟也是稱外兄弟有三矣而亦有以

姨兄弟爲內者宋黃幹會表兄弟序招內弟鄭子恭而告之

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葉氏兄弟猶吾從母之昆弟凡三姓

四家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

文粹裴度寄李鄴書自稱從表兄未知是內是

外也

錢竹汀養新錄載袁又愷說以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是女叔

之誤引禮記昏義注女公女叔作證此說確否曰夫之妹稱

女妹亦稱女叔不可謂誤漢書薛宣傳宣帝女敬武公主怒

元后曰嫂何與取妹後書列女傳曹大家女誠屢言叔妹嫂妹其傳末云女妹曹豐生豈得並指爲誤文耶

北齊文襄子延宗後主叔父也而後主呼爲阿兄何也曰高齊諸王皆呼父爲兄兄母爲家家亦呼母爲姊故呼叔爲兄耳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父睿宗爲四哥明皇子棣王傳稱明皇爲三哥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宋高宗稱母章太后爲大姊姊政相類

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前此不聞有是稱曰蓋起於宋也錢竹汀嘗見宋嘉定時趙崇雋壙志乃其弟崇修撰亦稱孝弟又言蘇州圓妙觀觀殿塔及泮環巷米巷井闢有孝妻孝夫之稱皆宋寧宗嘉泰嘉定間所刻則更可異矣

文苑英華唐張說王與碑孫述王敬從碑皆有孝妻之稱

爾雅釋親一篇頗略孔鮒小爾雅楊雄方言劉熙釋名張揖廣雅多有補益後周盧辯撰稱謂五卷惜今不傳憶辛亥壬子間翁與二叔父夬菴公擬合作廣釋親一書自周秦以迄於明搜稗羣編並標根證此書若成大可為摘翰之助乃功未及半叔父下世翁意興衰索斯事遂廢稿度澹足軒亦失去田偶記數條錄後

高祖曰高門

唐段行琛碑

曾祖曰太翁

南史齊廢帝薨林王紀

曰曾翁

杜詩寄秋明府

汝門請從

曰曾父

大通覺法師元英塔銘

曰曾門

唐書孝友傳程袁師改葬曾門以來閱二

十年乃畢又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曾門梁孝明皇帝蓋惠源蕭焉孫女也又段行琛碑曾門德清並見金石萃編

曰大王父

裴光庭碑田布碑

祖曰祖君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稱孔子

曰祖王父

唐王文幹墓誌銘

父母曰大親

莊子庚桑楚賈誼新書容經

稱人之親曰尊上

宋書孝義郭原平何子平傳皆

稱其自稱其母曰尊老宋書何子平傳

母曰因母儀禮喪服傳繼母全曰先母史記衛將軍傳曰民母書漢

衛青傳服虔云嫡母也師古云正妻曰社淮南說山訓西家

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曰社淮南說山訓西家

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繼母亦曰假母漢書衛山王傳又淮

生母曰少母朱子語類五峯南軒稱妾母為少母朱子

叔祖曰叔大父宋史儒林叔祖母曰季祖母漢中平二年鄧騭

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錢竹江

金石文跋尾以季祖母為庶祖母所作養新錄以為叔祖母

兩處異說蓋叔祖母是也季字之義不可以代庶古稱叔父

從父曰從翁唐王定保摭言

長兄曰元兄後漢書和帝紀實太后

詔曰侍中憲朕之元兄

仝祖兄弟曰公昆弟

史記外戚世家賈太公下

始有緦麻服之兄弟曰始族兄

北史劉芳傳

曰始族弟

南史梁武帝紀

稱孫曰家孫

顏氏家訓風操篇引班固集

兄弟之孫曰猶孫

唐元稹李公房墓誌銘夫人房

氏在太尉瑄為猶孫

父之舅曰大舅

後漢書張禹傳

曰祖舅

晉書應詹傳南史袁彖傳

自稱曰彌甥

左傳哀二

年傳

從父舅曰從考舅

唐文粹尚衡文道元龜序

嫡母昆弟曰嫡舅

後漢書清河孝王傳續百官志將軍條

舅氏曰舅父

史記孝文紀惠景間

侯者表

祖之甥曰外伯父

東觀餘論後李綱撰黃伯思墓誌銘

表伯叔曰表丈人

太平廣記述崔園事

表姪曰外姪

文苑英華蕭鄴節度使韋正貫碑

舅之子曰舅弟

韓文公柳子厚墓誌銘

姊妹之孫曰從孫甥

左傳哀廿五年

妻父曰婦公

後漢書第五倫傳晉書衛玠傳

曰冰叟

東坡大王郎韻慶生日詩

君舅曰君公

淮南記論訓

外傳曰傳父

漢書張騫傳枚乘七發

僧稱曾祖曰曾師

元姚燧長春宮碑銘曾師正處機

梁二萊子與子弟甫元爲乙卯同年子向時游杭謁尊甫諫菴
先生始識萊子未及與諸昆季定交戊辰冬仲復至武林得讀
萊子昆季所輯庭立記聞出經入史援據精確四傑並萃一門
惜叔也不祿與子弟甫元同而予爲鮮民以視慶集重聞聽承
祖父之彝訓者何樂如之吾吳惠氏代傳經學名重儒林著述
布海內梁氏足可頡頏也準雖不敏書耕筆鋤相與俛焉而已
辛未書雲日果泉陸準跋